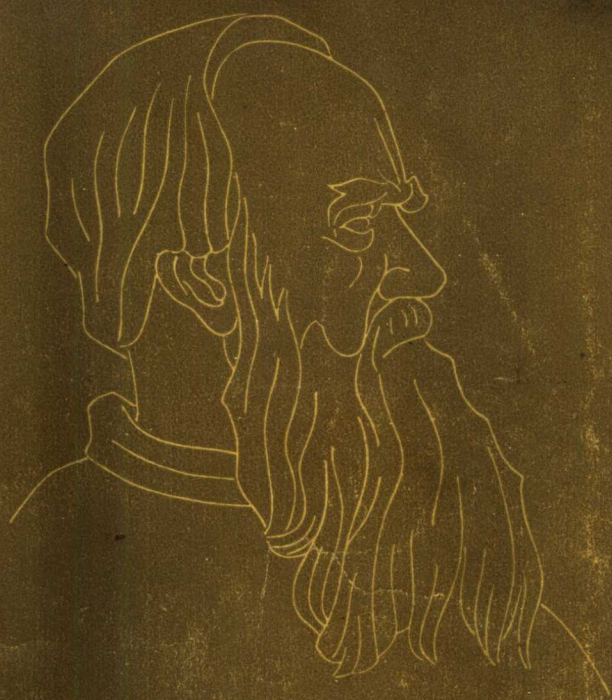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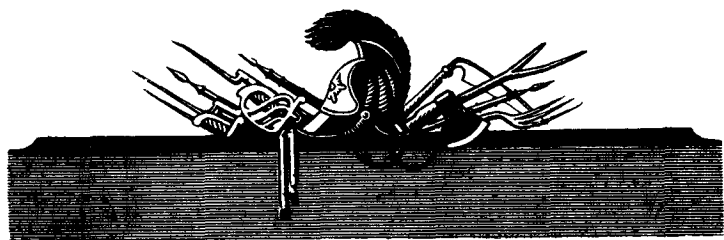




列·托尔斯泰选集

战争与和平



列·托尔斯泰选集

战争与和平

高 植 译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根据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

Огиз, Москва 1941 年版本

战 争 与 和 平

全 四 卷

〔俄〕列·托尔斯泰著

高 植 译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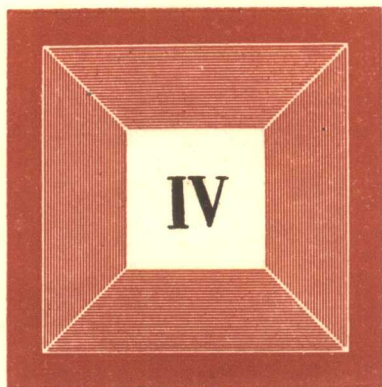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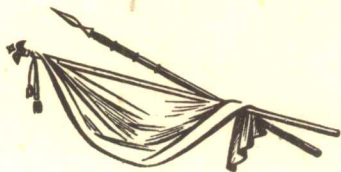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1/2 插页 42 字数 1,217,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 平装本定价(6) 6 10 元

CAC87/03



封面題字：丰子愷

裝幀設計：章西厓

統一書號：10078·114

定價：6.10元

第一部

1

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里，在路密安采夫派，法國人派，瑪麗亞·費道罗芙娜派，皇太子派，和其他党派之間，这时候正進行着比任何时候更加剧烈的，并且像一向那样，被朝廷的蜂子的嗡嗡声所遮盖的复雜斗争。但是安静的，奢華的，只关心着生活的幻想与反映的彼得堡生活，照旧地進行着；由于过着这种生活，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認識俄國人民所遭的危險和所处的困境。接見和舞会是照旧的，法國戲院是照旧的，朝廷的兴趣是照旧的，官职的兴趣和陰謀都是照旧的。只在最上層的社会里有人作了努力，以便使人注意实际情况的困难。有了流言，說到，在这样困难的情况里，兩位皇后^①的行动是怎样的互相反对。瑪麗亞·費道罗芙娜皇后关心她所管辖的慈善机关与教育机关的安全，下了命令把这些机关迁到卡桑去，这些机关的设备都包裝起來了。而叶丽薩斐塔·阿列克塞芙娜皇后，在人間她有什么命令的时候，她帶着特有的俄國式的愛國心回答說，关于政府机关她不能够下命令，因为这是皇帝的事情，至于她个人的事，她說她要最后才离开彼得堡。

八月二十六日，就是保羅既諾会战的那天，安娜·芭芙洛芙娜家有一个晚会，会中精彩的地方是要宣讀总主教的信，这封信

是他送聖·塞爾基的聖像給皇帝时所寫的。這封信被人當作愛國的宗教的文章的模範。這封信要由發西利公爵誦讀，他是以朗誦的本領著名的（他常常在皇后面前誦讀）。他的朗誦的本領，據說是：响亮地、唱歌般地、在絕望的呼号和溫柔的低語之間、與文意完全無關地讀出文字，因此是完全偶然地把呼号落在這個字上，低語落在另一個字上。這次的誦讀，和安娜·芭芙洛芙娜的所有的晚會一樣，具有政治的意義。在這個晚會里將有幾個要人蒞臨，他們定將因為他們到法國戲院去而感到羞耻，并被喚起愛國的情緒。已經到了很多客人，但是安娜·芭芙洛芙娜還沒有在她的客廳里見到她所需要的那些人，因此沒有讓朗讀開始，却領導着一般的談話。

這天彼得堡的新聞是別素号娃伯爵夫人的疾病。伯爵夫人在幾天之前突然生病，好幾個集會她沒有參加，而她正是這種集會里的裝飾品；並且聽說，她不接見任何人，她沒有請那些一向替她看病的彼得堡名醫，却相信某一個意大利醫生，他用某種新的不同尋常的醫藥方法替她治療。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迷人的伯爵夫人的疾病，起於同時嫁兩個男人的不方便，而意大利人的治療就是要去除這種不方便；但是在安娜·芭芙洛芙娜面前不但沒有人敢想到這一點，而且似乎沒有人知道這一點。

“On dit que la pauvre comtesse est très mal. Le médecin dit que c'est l'angine pectorale.”〔聽說可憐的伯爵夫人病很重，醫生說是心胸發炎。〕”

① 毛注：瑪麗亞·費道羅芙娜太后的丈夫是保羅（巴弗爾）。叶麗薩斐塔·阿列克塞芙娜皇后的丈夫是亞力山大一世。她是巴登的公主，却在婚后發揚了她的俄羅斯愛國主義。

“*L'angine? Oh, c'est une maladie terrible!* [發炎? 啊,这是可怕的病!.]”

“*On dit que les rivaux se sont reconciliés grâce à l'angine,* [听说因为發炎,情敌和好了,]……”

Angine [發炎]这字眼被人大为滿意地重述着。

“*Le vieux comte est touchant à ce qu'on dit. Il a pleuré comme un enfant quand le médecin lui a dit que le cas était dangereux.* [听说,老伯爵很悲伤。医生向他說这个病是很危險的时候,他哭得像小孩子一样。.]”

“*Oh, ce serait une perte terrible. C'est une femme ravissante.* [啊,这是很大的損失。她是那样迷人的妇人。.]”

“*Vous parlez de la pauvre comtesse,* [你是說可憐的伯爵夫人嗎?.]” 安娜·芭芙洛芙娜走上前說。“*J'ai envoyé savoir de ses nouvelles. On m'a dit qu'elle allait un peu mieux. Oh, sans doute, c'est la plus charmante femme du monde,* [我派了人去探問她的病況。回話告訴我,她好了一点。無疑,她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妇人,.]” 安娜·芭芙洛芙娜說,对于自己的热情微笑着。

“*Nous appartenons à des camps différents, mais cela ne m'empêche pas de l'estimer, comme elle le mérite. Elle est bien malheureuse,* [我們屬於不同的陣營,但这不能阻止我对她表示应有的尊敬。她是那样的不幸,.]” 安娜·芭芙洛芙娜說。

一个粗心的青年認為安娜·芭芙洛芙娜是用這些話輕輕打着伯爵夫人疾病的神秘之幕,于是竟敢表示驚异,說是沒有延請名醫,而是由一个江湖庸醫在治療伯爵夫人,他會許用危險的藥方的。

“*Vos informations peuvent être meilleures que les miennes.* [你的

消息也許比我的好。】”安娜·芭芙洛芙娜忽然惡毒地攻擊這個沒有經驗的青年。“*Mais je sais de bonne source que ce médecin est un homme très savant et très habile. C'est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Espagne.* [但是我根據可靠的消息，知道這個醫生是一個很有知識很有本領的人。他是西班牙皇后的侍醫。]”

這樣地駁倒了那個青年之後，安娜·芭芙洛芙娜便轉向俾利平。他在另一個小團體里談到奧地利人，他皺起了眉頭，又顯然準備鬆開，說 *un mot* [一個警語]。

“*Je trouve que c'est charmant*,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他說到那件外交文件，它是和彼得堡方面稱為 *le héros de Pétropol* [彼得堡的英雄] 維特根士泰恩^① 所奪得的奧國國旗一同送到維也納的。

“什麼！是什麼？”安娜·芭芙洛芙娜向他說，引起別人安靜地聽着她已經知道的那個 *mot* [警語]。

於是俾利平重述了他所做的外交急報中如下的原文：

“*L'empereur renvoie les drapeaux Autrichiens*, [皇帝送回這些奧國國旗,]” 俾利平說，“*drapeaux amis et égarés qu'il a trouvé hors de la route*, [友誼的，迷失的，在正路之外發現的國旗,]” 俾利平說完，放鬆了皺紋。

“*Charmant, charmant*, [好極了，好極了,]” 發西利公爵說。

“*C'est la route de Varsovie peut-être*, [也許是到華沙的路,]”依包理特公爵大聲地突然地說。大家都看了看他，不明白他說這話的意義。依包理特公爵也愉快而驚異地向四周看了一下。他和別人一樣，不明白自己的話是什麼意思。他在他的外交活

① 毛注：這是六月十八十九日對法國，伍第諾軍團的勝利。原文要點是以彼得後書二章十五節暗示新近的俄奧同盟，而此刻奧軍却幫助拿破崙打仗。

動中屢次注意到，這樣忽然說出的話顯得是很機智的，並且他每次都是一有什麼話就信口說出來，“那也許很好，”他想，“即使不然，他們也知道應付的。”果然，在令人不舒服的沉默中，那個不夠愛國的人走進來了，安娜·芭芙洛芙娜正等着感化他；於是她微笑着把一只手指向依包理特點了點，便邀請發西利公爵到桌子前面去，然後送給他兩支蠟燭和手稿，請他開始。大家沉默着。

“崇德宏恩的君主皇帝！”發西利公爵嚴厲地宣讀了一聲，然後向聽眾環顧了一下，似乎是問，有沒有人要說出什麼不同意的話。但是沒有人說出什麼。“我們的古都莫斯科，新耶路撒冷，接待它的基督，”他忽然地強調“它的”，——“好像是一個母親在她的懷抱中接待她的熱心的兒子們，並且從升起的煙霧里，預見到你的權柄的赫赫光榮，歡喜地高唱：啊吶啦，光榮歸于我主！”發西利公爵用哭泣的聲音讀最後的字句。

俾利平注視着自己的指甲，顯然許多人畏懼了，好像是在問，他們的過錯在哪裡。安娜·芭芙洛芙娜低聲地預先說出下面的話，好像老太婆復述聖餐的禱文一樣，她低聲說，“讓大胆傲慢的歌利亞……”

發西利公爵繼續讀着：

“讓大胆的傲慢的歌利亞從法國的邊境用致命的恐怖來圍困俄國的土地；謙遜的信仰，這是俄國大衛的投石器，要忽然痛擊他的好殺的驕傲的頭顱。這個神聖的塞爾基的聖像，古代的保衛我國福利的熱誠的戰士，被送給皇帝陛下了。我痛惜，我的體力衰弱，我不能看見您的最有恩惠的體現。我向上天作熱誠的祈禱，萬能的主頌揚維護正義的種族吧，大發慈悲地滿足陛下的希望吧。”

“*Quelle force! Quel style!* [多么有力! 多好的風格!]”这是他們对于朗誦者和作者的称贊。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客人們,被这篇言辞所激动,很久地談論着祖國的境况,对于数日之内就要發生的会战的結果,作着各种各样的預測。

“*Vous verrez*, [你会明白的,]”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明天,皇帝生日,我們要接到消息的。我有一个很好的預感。”

2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預感果然应驗了。第二天,在宮中教堂里为皇帝的生日举行祈禱时,福尔康斯基公爵被人从教堂里叫出去了,他接到庫圖索夫公爵的公文。这是庫圖索夫在交战的那天从塔塔銳諾佛寫來的报告①。庫圖索夫寫的是,俄軍沒有后退一步,法軍的损失远比我們的大,他是在战场上匆忙地寫报告的,來不及收集最后的情报。可見,这是一个勝仗。还未走出教堂的人立即为了造物主的帮助和勝利向造物主作感謝祈禱。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預感証實了,整个早晨滿城都是高兴的慶祝的心情。大家認為这是完全的勝利,有的人甚至說到拿破侖本人的被俘,說到他的去位,以及法國新首長的遴选。

离开战地很远,在朝廷生活的环境中,要把事件充分地有力

① 毛注:彼得堡距庫圖索夫所在处四百英哩,最快的交通是馬匹,不能把当晚的消息于次日送到。亞力山大一世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八月三十日是他的命名日,假使說晚会的日期是八月廿九日就对了,因为三十日在教堂举行皇帝命名祈禱时,确实接到了庫圖索夫的报告。托氏把日期弄混了。

地反映出來，是極其困難的。一般的事件不覺地環繞着一些個人的偶然事件。所以現在，朝臣們的最大的歡喜，是同等地一方面由於我們得勝，一方面由於正在皇帝的生日接到這個勝利的消息。這好像是一個布置得很成功的意外喜事。在庫圖索夫的報告中也說到俄軍的損失，並且其中提到屠契考夫，巴格拉齊翁，庫他益索夫。這個事件的悲哀方面，在彼得堡社會里也不覺地環繞着一個事件——庫他益索夫的死。大家認識他，皇帝歡喜他，他又年輕又有趣。這天大家見面都說：

“多麼湊巧啊。正在大家祈禱的時候。庫他益索夫是多麼大的損失！啊，多麼可惜！”

“我向您說了庫圖索夫什麼呢？”發西利公爵現在帶着預言家的驕傲說。“我總是說，只有他一個人能夠打敗拿破侖。”

但是第二天沒有接到軍中消息，大家的聲調又開始顯得不安了。皇帝為了不知道真實情況而痛苦，朝臣們因此感到痛苦。

“皇帝是怎麼樣的處境呵！”朝臣們說，已經不像前天那樣稱贊庫圖索夫，現在卻把庫圖索夫作為皇帝不安的原因加以非難了。這天發西利公爵不再誇獎他的 *protégé* [被愛護者] 庫圖索夫，却在談話涉及總司令時，保持緘默。此外，這天傍晚的時候，似乎一切湊在一起，為了要使彼得堡的人感到驚慌與不安，又增加了一個可怕的消息。叶侖娜·別索娃伯爵夫人突然地死於那個如此為人樂意談到的、可怕的疾病。在大團體里，大家都正式地說別索娃伯爵夫人死於可怕的 *angine pectorale* [心胸發炎] 的猝發，但在熟人之間，他們談到詳細情形，就說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Espagne* [西班牙皇后的侍醫] 要愛侖服小量的某種藥劑，以便發生一定的作用；但是愛侖，因為老伯爵懷疑她，因為她寫信給丈夫，丈夫（那個不幸的放蕩的彼埃爾）

沒有給她回信，很感痛苦，她忽然吞服了大量的藥劑，在未能施救之前已經痛苦地死去了。據說發西利公爵和老伯爵要控告那個意大利人；但是意大利人出示了不幸的亡婦寫給他的那些信件，他們立刻罷休了。

一般的談話集中在三件可悲的事上：皇帝的不知道真實情況，庫他益索夫的喪命，和愛倫的死。

在收到庫圖索夫的報告之後的第三天，有一個地主從莫斯科來到彼得堡，於是，全城散布了法兵占領莫斯科的消息^①。這是可怕的！皇帝是什麼樣的處境哦！庫圖索夫是國賊，而發西利公爵，在客人為他女兒去世而來 *visites de condoléance*〔吊唁〕的時候，說到他從前所稱贊的庫圖索夫，他說，對於一個瞎眼而荒唐的老人，是不能夠期待什麼別的了。（他在悲傷的時候忘記了他從前說的話，這是可以原諒的。）

“我只是奇怪，怎麼能夠把俄國的命運托付這樣的人。”

在這個消息還不是正式消息的時候，還可對它懷疑；但是第二天寄到了拉斯托卜卿伯爵的如下的報告。

“庫圖索夫公爵的副官送信給我，他在信中要求我派警官引導軍隊上銳阿桑大道。他說，可惜要放棄莫斯科。陛下！庫圖索夫的行為決定首都與您的帝國的命運。俄國知道了莫斯科的放棄，將要大為驚震，俄國的偉大集中在这里，我們祖宗的骨灰在这里。我要跟着軍隊走。我已經運走了一切，我所余的事就是痛哭祖國的命運了。”

皇帝接到了這個報告以後，派福爾康斯基公爵送給庫圖索

① 毛注：前注庫圖索夫的報告是八月三十日到。書中所引拉斯托卜卿的信（提到他在九月一日至二日的夜間所接到的庫圖索夫的信）在九月四日以前是不能到莫斯科的。

夫如下的諭旨：

“米哈伊·伊拉銳諾維支公爵！自八月二十九日以來我即未接到您的任何報告。而在九月一日，我接到莫斯科警備司令由雅罗斯拉夫方面寄來的悲慘的消息，說您決定帶走軍隊放棄莫斯科。您自己可以想像这个消息对我所生的影响，而您的沉默加深了我的驚异。我派侍从武官長福尔康斯基公爵送函，向您探問軍隊的情况，以及使您作这样悲慘的決定的各种理由。”

3

在莫斯科放弃后九天，庫圖索夫的專使帶了放弃莫斯科的正式消息來到彼得堡。这个專使是法國人米邵，他不懂俄語，但是像他自己所說的 *quoique étranger, Russe de coeur et d'âme*。〔虽然是外國人，却是俄國人的心腸和靈魂。〕

皇帝立刻在石島宮中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見來使。米邵在戰爭之前從來沒有到過莫斯科，又不懂俄語（像他自己所記述的），当他出現在 *notre très gracieux souverain*〔我們的崇德宏恩的君王〕之前，報告莫斯科的 *dont les flammes éclairaient sa route*〔火光照亮了他的路綫〕的大火消息時，他仍然覺得自己深受感動。

虽然米邵先生 *chagrin*〔煩惱〕的根源，和俄國人民煩惱的根由一定不同，但是米邵在他被帶到皇帝辦公室時，却露出那么憂郁的面色，以致皇帝立刻問他：

“*M'apportez vous de tristes nouvelles, colonel?*〔你帶給我的是悲慘的消息嗎，上校？〕”

“*Bien tristes, sire*,〔很悲慘，陛下，〕” 米邵嘆了口氣，垂着眼

回答，“*l'abandon de Moscou*。〔莫斯科失守。〕”

“*Aurait-on livré mon ancienne capitale sans se battre*,〔他們不戰就放棄了我的古都嗎？〕”皇帝忽然紅了臉，迅速地問。

米邵恭敬地報告了庫圖索夫要他報告的話，就是，在莫斯科作戰是不可能的，並且因為兩者之間只能選擇一個——或是損失軍隊與莫斯科，或是只損失莫斯科——元帥不得不選擇後者。

皇帝沒有望米邵，沉默地听着。

“*L'ennemi est-il en ville?*〔敵人進城了嗎？〕”他問。

“*Oui, sire, et elle est en cendres à l'heure qu'il est. Je l'ai laissée tout en flammes*,〔是的，陛下，現在城里已經燒成灰燼了。我是在滿城大火中離開的，〕”米邵毅然地說，但是看了看皇帝，米邵便為了他所說的話感到恐怖了。

皇帝開始困難地急促地呼吸着，他的下唇打顫，美麗的藍眼里忽然有了淚。

但是這只經過了一霎時。皇帝忽然皺了皺眉，似乎是責備自己的軟弱。他抬起頭，用堅決的聲音向米邵說：

“*Je vois, colonel, par tout ce qui nous arrive*,〔上校，由於所發生的一切，〕”他說，“*que la providence exige de grands sacrifices de nous……Je suis prêt à me soumettre à toutes ses volontés; mais dites-moi, Michaud, comment avez-vous laissé l'armée, en voyant ainsi, sans coup férir, abandonner mon ancienne capitale? N'avez-vous pas aperçu du découragement?*〔我知道，天意要我們有重大的犧牲……我決心一切順從天意；但是你告訴我，米邵，你是怎樣離開了不戰而放棄我的古都的軍隊的？你沒有看到士氣不振嗎？〕……”

米邵看到他的 *très gracieux souverain*〔崇德宏恩的君王〕鎮

靜下來，自己也鎮靜了，但是對於皇帝直接的、重要的、需要立刻回答的問題，他還來不及準備回答。

“Sire, me permettez-vous de vous parler franchement en loyal militaire? [陛下，准許我像一個忠實的軍人那樣坦白地說話嗎?]”他說，為了賺取一點時間。

“Colonel, je l'exige toujours, [上校，我向來要求如此，]”皇帝說，“Ne me cachez rien, je veux savoir absolument ce qu'il en est. [什麼都不要隱瞞，我一定要知道全部的真實情況。]”

“Sire! [陛下!]”米邵在嘴上帶着幾乎察覺不出的微笑說，已經在輕鬆的恭敬的 *jeu de mots* [文字遊戲] 的形式中準備了自己的回答。“Sire! j'ai laissé toute l'armée depuis les chefs jusqu'au dernier soldat, sans exception, dans une crainte épouvantable, effrayante…… [陛下，我離開軍隊時，全軍的人，從司令官到士兵，無一例外，都萬分地非常地害怕……]”

“Comment ça? [怎麼會這樣?]”皇帝嚴厲地皺了皺眉，插言說。“Mes Russes se laisseront-ils abattre par le malheur……Jamais [我的俄國人會因為失敗而喪氣嗎……決不會]……”

米邵只是等待着這句話，好說出他的文字遊戲。

“Sire, [陛下，]”他帶着恭敬而遊戲的表情說，“ils craignent seulement que votre Majesté par bonté de coeur ne se laisse persuader de faire la paix. Ils brûlent de combattre, [他們只怕陛下因為心腸仁慈而訂立和約。他們的戰鬥意志非常高昂，]”這位俄國人民的代表說，“et de prouver à votre Majesté par le sacrifice de leur vie, combien ils lui sont dévoués……[並且不惜犧牲性命，向陛下證明他們是多麼的忠心……]”

“啊!”皇帝眼里帶着親切的光芒，拍着米邵的肩頭，安心地

說。“*Vous me tranquillisez, colonel.* [你使我安心了,上校。]”

皇帝垂头沉默了片刻。

“*Eh bien, retournez à l'armée,* [好,回到軍隊里去吧,]”他說,挺起全身,帶着親切的威嚴的姿勢對米邵說,“*et dites à nos braves, dites à tous mes bons sujets partout où vous passerez, que quand je n'aurais plus aucun soldat, je me mettrai, moi-même, à la tête de ma chère noblesse, de mes bons paysans et j'userai ainsi jusqu'à la dernière ressource de mon empire. Il m'en offre encore plus que mes ennemis ne pensent,* [在你所到的地方,告訴我們的勇士,告訴我的好百姓說,在我沒有一個兵的時候,我要親自領導我的貴族,我親愛的農民,我就是要這樣地使用我的帝國的最后的力量。這力量還比我的敌人所設想的更大,]”皇帝說,越來越激動了,“*Mais si jamais il fut écrit dans les décrets de la divine providence,* [但是假使神聖的天意注定了,]”他說,向天上抬起他的美麗的、溫順的、閃耀着激情的眼睛,“*que ma dynastie dût cesser de régner sur le trône de mes ancêtres, alors, après avoir épuisé tous les moyens qui sont en mon pouvoir, je me laisserai croître la barbe jusqu'ici,* [我的朝代要在我祖宗的寶座上斷絕,那么,消耗了我所能運用的一切力量之后,我要讓我的鬚鬚長到這裡,]”皇帝把手比到胸脯的當中,“*et j'irai manger des pommes de terre avec le dernier de mes paysans plutôt, que de signer la honte de ma patrie et de ma chère nation dont je sais apprécier les sacrifices!.....* [我去同我的最貧苦的農民吃山芋,也不簽訂條約羞辱我的國家和親愛的人民,我知道怎樣重視他們的犧牲!.....]”

皇帝用激動的聲音說了這些話,忽然地轉過身去,似乎是要不讓米邵看見他眼中的淚,他走到辦公室的盡頭去了。在那里